

黃昏，我來到尖沙咀酒店，乘電梯往頂樓應約。梅姐今天早上搖電話給我，約我到她住的酒店房間看貨辦，說這次是她最後一次來港。梅姐是我們公司的海外夥伴，她工作很有條理、決斷，絕不拖泥帶水，爽朗，預備功夫足夠，每次交談或工作都輕快投契，如魚得水，著實令公司輕鬆地賺了不少錢，而且她不像一般生意人奸狡，也不會在價錢上計較，或是耍手段。和她合作是一種愉快的經驗，她的缺點是比較「硬」，當然啦，在這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，如此女強人不「硬」，如何立足？七年來，梅姐每年必來香港一次，每次搖電話總約我二小時後在她的酒店coffee shop見面，之後她更要赴其他約會，不到兩三天便要乘飛機回家或是到別的國家去，從來不要我們接機送機這一套，連coffee shop的賬單也沒有一次讓我付過。

梅姐帶領我走進酒店房間後，馬上坐到一張大大的寫字枱後面，枱上早已放好貨辦及一些文件，我坐在她的對面，粗略地審查貨辦及那些文件，抬起頭來，窗外夕陽澄紅的陽光照遍了大半個房間，梅姐在夕陽下顯得格外艷麗，她從容得體的黑色套裝，比以前女強人的裝扮來得有風韻，額前少撮秀髮散開，遮不住微漾的幼紋，房間雖沒有風，却有風吹的感覺。

我將身軀挨在寬濶的靠背椅上，舒適地說：「謝謝你的到來，我可趁此機會舒展舒展，真的很疲倦。」

我眼尾瞟到身旁的床特別大，有六呎正方，就是兩個人躺在上面也很寬敞，房間也很大，很整潔，一陣陣幽香不知道從那裏傳來，這房間花費不輕呢！

「終日忙碌，連花錢也沒有時間。」梅姐道：「有時真懷疑那麼努力賺錢為了什麼？在我的國家裡，很多人欣羨我。富有、有品味，可算是單身貴族，熱門的追求對象，但那又怎樣？」

天空暗下來，黃昏的陽光已失去光采，有些蒼茫的感覺，對面的梅姐顯得寂寞可憐。「讓我帶你到外面走走，看看香港美麗的夜景吧！」我道。

我們來到尖沙咀海傍的星光大道，七彩繽紛的燈光佈滿兩岸，輕微的海浪聲在暗黑的海面擊攘著。不少亮麗的船隻穿梭往來，使有活力的海港更有動感。一群一群的遊客在踮躅，一雙一雙的情侶在漫步。各人愉悅地欣賞維多利亞港的夜色，與身旁人欣訝讚嘆，分享夜景及同行者的溫馨。八時正，廣播聲響，介紹「幻彩詠香江」——全世界最大型的燈飾。輕快的音樂傳出，配以兩岸各大廈介紹，急促的燈光從中射出，有霓虹、有雷射、有流竄、有爆炸式，刺激著眼、耳的官能。

我偷偷望向梅姐，見到她口兒微張，看得出神。七彩的燈光在她臉龐上閃亮，水汪汪的眼睛更光彩。歡呼聲起自四週，但梅姐仍是那樣安定及聚精會神。當梅姐發覺我在凝視她時，露了一個愜意的笑容，我窘問：「以前有看過嗎？」

她搖了搖頭，繼續觀看。

當我再度偷望梅姐時，發覺她別過頭，正在流淚，淚光顯得特別繽紛。我忙拿出紙巾，幫她揩拭，沒料到淚水更如泉湧，弄得我手忙腳亂，幸而人們正欣賞燈飾，沒人留意。

此時，「幻彩詠香江」剛好完結，人群蜂湧著向尖沙咀碼頭擠去，嘈吵、吆喝的聲音此起彼伏，更有人吵鬧該向那方向走，也有因踫撞而吵架，一時間，場面混亂火爆。

遠處，一個光頭灰袍的出家人飄然而過，輕巧地消失在人叢中。

我像觸電般從迷茫中乍醒，趕忙對身旁的梅姐道歉，因有要事要馬上離開，留下梅姐在那裡。